



何家弘

我是“业余检察官”

何家弘

4月8日至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检察官学院举行了“第五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的专业评审。候选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优秀检察官,多为各地市的检察长。评审根据检察业务分为五个组,每个组7名评委,组长分别由最高检的孙谦副检察长、张雪樵副检察长、陈国庆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官鸣和二级大检察官万春担任。评委主要由最高检各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还邀请了8位

比较熟悉检察业务的专家学者,包括本人。经过书面材料评审和陈述答辩评审,共有49名检察官入选。作为关注司法实务的学者,我大概与检察有缘。早在1982年底,我的“大四”实习单位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90年代初,我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中美检察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了了解美国的检察制度,我不仅访问了位于芝加哥的联邦检察院、伊利诺伊州库克县检察院和芝加

哥市检察院,还以“见习助理检察官”的身份出庭公诉。留学回国之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而我也多次参加检察机关的学术会议,并到国家检察官学院讲课。我还与杨进泽教授共同编写了《检察证据教程》(2002年版)。2006年至2008年,我作为首批到最高检挂职的学者之一,担任了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2010年,我们还与最高检联合创办了“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

法律硕士研究生班”,被新闻媒体称为“反贪硕士班”。目前,我仍兼任最高检的专家咨询委员,偶尔还会到国家检察官学院讲课。3月17日,我就应邀到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兼主持衡大讲堂讲课,主题是“美国检察制度简介”,内容包括美国检察制度的历史、美国检察体制的现状、美国检察制度的特点、美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和美国的独立检察官等。听课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多名高级检察官。回首自己在过去40年参加的“检察劳动”,我自认为可以算一个“业余检察官”。在此,敬祝各位检察官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k7@vip.163.com



致母亲(外二首)

林杰荣

最初,你对我笑的时候
朦胧的天色被你点亮
我在你脸上看到了阳光和月色
它们同样温暖,同样绚丽
于是我知道了冷暖
知道了季节
知道了百花齐放
也知道了落叶归根

我不敢有所取舍
这些都是你的时光
每一秒都讲述着一个故事,而你
只是选择与我一起静静地聆听
我不知道花开花谢于你有什么意义
我只想用我的灿烂
支付你一世无悔的春天

洗碗随想

不是第一次帮母亲洗碗
也不是第一次想不通
为什么油腻腻的光滑的碗
会让母亲的手变得干燥,干裂

我用力擦拭碗口的油渍
微微的阻滞感从指尖蔓延至胸口
难道是这细小的摩擦
耗尽了母亲十指的郁郁青葱
下水管道流失的
也不仅仅是油腻
或者时光的碎片

我始终不能
把碗洗得如母亲那般澄澈
她是用整个青春在洗
而我,只用了点清洁剂
抹去碗筷的时候
双手与碗,都显得更加光滑
我不知道这副嫩皮囊
能为母亲遮挡多少风沙

两个人的世界

曾经,在母亲的怀抱里就能周游世界
如今,我伴着母亲周游世界
我不知道这副傲气的脸庞
于她而言还是有些陌生
我紧紧握住那略显局促的手
牵过一座壮丽的山岳
牵过一条悠然的河流

世界,从来只是两个人的世界
我和母亲
互为彼此唯一的行李
更多时候,我会充当扫盲和翻译
为母亲铺平曲折的旅途
为母亲翻译绝美的风景

此时,我的双脚也是母亲的双脚
此时,我的双眼也是母亲的双眼
我不渴望登上世界的最高峰
只愿与母亲走过更多平坦的村落
那些陌生而清淡的乡味
都是我母亲准备的沿途的惊喜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检察院)

蝶恋花·江南

康新文

我到江南春已暮
绿水青山
一洗风尘路
暖树莺歌芳草步
溪桥花影照栏杆

走马观游吴越楚
万顷湖光
浩渺烟波渡
就恐流年相与误
此身是客寻常住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西县人民法院)



沉思
高卫波摄影作品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

一个人的生命篇章

谭文波

曾经叫我“秀才”的检察长杨正胜走了。他没有活过当下国人的平均寿命,足足短了10岁,属于英年早逝。2014年的一天,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回来休病的他叫上我一起散步,那是在一所学校的田径操场,曾经是他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沿着四百米跑道一圈一圈地慢走。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因有文学因子进了检察机关,遇上了34岁就当上了“一把手”的杨正胜,在我眼里他是年轻有为、敢闯敢干的硬汉子。他从宣传部门过来任职,对文学情有独钟,对文化理念打造文化氛围的团队精神很重视,特意物色了一位学中文专业的干部,以加强机关的文化建设。

那时候,发展初期的检察院条件艰苦,办公地是一栋老旧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矿务局旧址。由于年代已久,修缮难度大,楼板总是随着脚步发出嘎嘎的响声。外面下雨,会议室、办公室也会漏下雨水,办公桌上尽是哒哒的雨滴。

杨正胜一家三口住在楼下梯子边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屋子阴暗、潮湿,吃、住、工作揉在一块,有时分不清是上班还是下班,反正办公室就是他的家。

进院后不久,作为“一把手”的杨正胜就叫我“秀才”,当时我听起来不是很顺耳,因为“秀才”是旧时的称呼,有一种能文不能武的穷酸相之感。但溯源“秀才”之意,原指才之秀者,其本义是指秀出之士,习惯地成了读书人的通称。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这么叫。刚来时,发现他办公室书柜里书很多,不光是法律专业书籍,还有许多文学书籍,是他从宣传部门带过来的。我那时是个“穷秀才”,没钱买书。于是他的《史记》《曾国藩传》《创业史》《山乡巨变》……慢慢就搬家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时候山区矿产资源丰富,矿区开挖乱象严重。有一次,我随杨正胜到乡镇的一个矿产企业调研。当时检察职责比较宽泛,什么事情只要沾上法

律边的都可以涉足,也叫工作探索期,比如生产企业遇到的法律问题,如何为企业保驾护航等。企业老总正好谈到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索拿卡要现象,杨正胜仔仔细细了解并询问症结在哪里,决定从检察环节研究治理方案。谈话中间,我把作为了解检察宣传检察帮手的《中国检察报》(《检察日报》前身)递上,总经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我们多给他们这样的学习资料。

第二年转秋的一天,我随同杨正胜去长沙。一台老旧的越野车载着我们从单位出发,走107国道,翻越雪峰山,到达长沙省院大约需要11个小时。一路上,秋天的景色迷人,沿路的树叶开始变黄,透过车窗放眼望去,只见山头满山树林犹如一片金黄的海洋,不远处还瞧见红叶,金灿灿的稻田不时跃入眼帘。

临近中午,司机找了一家路边饭馆,简单的便饭充饥后,又马不停蹄向前奔。当车子行驶至一个弯道时,发现一只鸟突然从正前方撞过来,正好打

锅刨坑,然后再由父亲赶着牛车去拉水。水拉到田里后,父亲浇水,我们撒种子,母亲再帮土回坑。

麦收季节,父亲把成熟的麦子拔掉一大块,然后赶着耕牛,拉着石碾子碾场打麦子。碾场是个技术活,力气用得不对,滚子就容易偏。这原本是男人干的活,但因为父亲是吃公家饭的人,精力在工作上,忙不过来,我家又没有别的劳动力,母亲也就加入碾场的行列。所以每次收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是母亲和牛粗重的喘息声,那时我们不语世事,只知道像雀儿一样叽叽喳喳。

我家的老黄牛总是慢吞吞的,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对牛来说,没有个性就是最大的个性。天气干旱时,庄稼快枯死啦,等着牛拉一车车的水救命,尽管大家拼尽全力,也只能浇半垄地。“晚种一天,晚收十天。”那时一个

1990年1月的一天,我在河北司法学校上学时收到了一张来自海南的汇款单。我当时拿到这张汇款单后没有去邮局支取,并不是觉得它数额太小不值得去取,而是为了纪念我文学启蒙时的第一次小小的丰收和莫大的喜悦。

记得那天下午收到汇款单,我当时激动的心好像要跳出来。我拿着汇款单快步跑上了四楼宿舍,让同宿舍的7个同学传着看了个遍。虽然上边只有1元稿费,但看得出来,好学上进的同学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分享着这1元稿费的快乐。这张稿费单又像一张人人羡慕的奖状,很快传遍了全班,一时间成了我们整个宿舍的光荣和骄傲。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微信、抖音什么的,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将这这份按捺不

在前面副驾驶的挡风玻璃上。司机马上把车子停靠在路边。被撞的鸟还未死,它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于是我将它移至路边的草堆上。

我们纳闷儿,为什么鸟会撞车呢?司机说,鸟撞车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鸟的自杀行为,因为生存环境被破坏;二是车速太快导致鸟来不及避让。那这只“不死鸟”属于哪种情况呢?司机嗫嚅着答不上来了。飞鸟撞车是我第一次遇见,心里暗觉不安。

大约晚上10点钟,我们到达了省院招待所。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到达后,我们就用座机向家里人报平安。谁知,通话中得到一个噩耗:上午11点许,我院两名干警被人刺伤,一个当场遇难,另一个伤势很重,正在人民医院抢救,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杨正胜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决定第二天清早立刻返回。入夜,我见到杨正胜彻夜不眠,电话不断。那伤势很重的干警怎么样,会不会也有危险……我心脏怦怦跳得厉害。

第二天天色刚露出鱼肚白,车子就在回家的路上了,司机虽然加足了马力,但我们总觉得不够快,恨不得车辆变成飞机,马上飞到医院。大约下午6点多钟,我们冲刺般地终于回到了单位,杨正胜马不停蹄往医院奔去。医生说可能还要组织第二次献血,因为患者失血太多,伤势很重,如果血液不够会危及生命。

这位干警的血型是AB型,干警中这种血型的人极少,能够献的也已经献了。重症病房里,干警面色惨白,双眼紧闭。血库里没有了血,杨正胜就委托我向全县动员。那时宣传工具只有广播,于是我给广播站写求救稿。当晚,有十多位AB型血的爱心人士前来献血。那几天,杨正胜一直没合眼。幸好,受重伤的干警终于被抢救过来了……

那时单位也就二十多名同志,晚上办公室的夜灯经常亮着,加班加点是常事。那个年代,杨正胜既要完成办案任务,又要想办法解决经费不足。饿了,他就叫上大家到一楼走廊边架个火炉子吃宵夜;遇到大案成功破获,同样也是架个火炉子,煮一大碗牛肉,放点香菜,旁边备半碗凉拌的鱼腥草,大伙儿一边吃一边吃边庆祝。

1993年夏天,我随杨正胜到了埡杈坳,一是了解联乡工作,另一个是看望一位被害人。杨正胜的联系点位于最偏僻的砵坪乡,离城有百余公里,那时的路是沙子路,汽车尾气和扬起的尘土紧紧咬着车尾。乡政府在埡杈坳

村子也就一两口机井,为了赶出一车水来,人们都是与太阳赛跑。天刚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有时为了赶时间,干脆带上午饭到地里吃。晚上,父亲给牛加草时,总是心疼地抚摸着牛背,无限疼惜。其实,种地的时候,人和牲口没有两样,父亲何尝不是熬了几天几夜。

那时候种地好麻烦的,等玉米苗长出来后,还要锄两遍地、犁两遍地,还要施肥一次吧,那时还没有缓释肥,还要施玉米来叶肥,再追施。追施肥要靠人工进行。父亲一袋袋扛着化肥,田间地头往返,化肥受热融化,粘咕咕地贴在肩上、背上,别提多难受了。玉米叶子上还有小刺,一天下来,胳膊、大腿上的划痕一道道挨着一道,触到融化的化肥,又疼又痒,那个滋味,没尝过的无法想象。

秋收例照是牛唱主角,得一车一

住的喜悦分享给亲友。

我从小喜欢写作。1989年1月1日,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在上中专的同时,我自费报了海南一所函授学院,参加文学专业的学习,学院为我颁发了编号为W6482的学员证。从此,学院每月寄发专业学习教材,自己创作的诗歌可以随时寄给老师修改阅评。从1989年1月到次年毕业的一年多时间,我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虽然文笔稚嫩,质量还不高,但有的在学校广播中播报,有的在同学们中间传阅,一时间我也算出了名,都知道我是我们班里的“诗人”,其中一篇小小的散文《幸福的生日》,被《文学春秋》第12期散文专刊刊登,并寄给了我1元稿费。这稿费虽然只有1元,但对我

的山顶上,埡杈坳号称县境内的第二高山,从山麓到山顶有12里路程。站在四面来风的坳口,俯瞰山壑如渊,只见风生雾起,涧底岚气随风直冲而上。

当地有句话:“隔坡喊人听得见,相会走到口头落。”那天我们9点钟出发去被害人家,走的是山间小路。上了一个大山坡后,我有点吃不消了,说:领导,休息一下吧。坐下来后,他说:秀才呀,还是缺乏锻炼吧,以后我带你一起锻炼。休息片刻,我们又开始走下坡路,走完下坡路还要上一个坡才能到达所要找的人家。最后,足足用了5个多小时才到达被害人家。看到躺倒在床上的吴姓中年男人,他被人重伤已经丧失了主要劳动力,只能干些轻活巧活,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家庭非常困难。杨正胜问了一些情况后,面色凝重,久久没有说话……

在埡杈坳住了一夜,当时时令虽然是夏天,但昼夜温差大,晚上杨正胜不慎得了重感冒,我也难以幸免,咳嗽得厉害,而且,脚底起了很多泡。那一夜我们抵足而眠,只听到两人停不住的咳嗽声。第二天起来,两个人的脸色都蜡黄蜡黄的……

年底,我们终于有了栖身之地,杨正胜与我在同一栋楼住,每当我挑灯夜战时,他就上门来问问我的文字材料写得怎么样了,有时还带上巧克力。

检察宣传,我从不敢怠慢,眼见到的、耳听到的全部内容变成了文字。有的在《湖南日报》等报刊上出现,有的在內刊上登载,还有的用毛笔字张贴在宣传栏里。那时太阳坪路一条街似的宣传橱窗,每个单位分配一个,每月要更换内容,我的毛笔字不正,我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是我就找父亲帮忙。杨正胜见到橱窗的内容说:秀才的文章不错,毛笔字也很漂亮嘛。我偷笑着没出声。后来,我把这些文字编成厚厚的《检察简章》,又与电视台合作制作宣传片播放。

收获的季节,是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1995年夏天,杨正胜离开检察院时,我们一道交出了一张张出色的答卷:先后两次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嘉奖,一次是先进集体,一次是集体一等奖。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杨正胜叫我“秀才”,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我们在一起时那些激情的岁月。他与病魔抗争了8年,顽强的毅力让人敬佩,也让人伤感不已。以他的才情与豁达,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样拥有精彩的人生。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检察院)

车地把玉米、花生、大豆、红薯拉回家。我望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发愁,不知啥时候能收完。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要是收不完才好呢,那咱家就有钱花了,只可惜累着我的牛了!”

后来,村里人陆续买了小四轮,而我的父亲母亲依然靠牛种田。慢牛土路,那架老牛车咯吱咯吱,有节奏地响着,父亲甩动着鞭子在小四轮呼啸而过扬起的灰尘里安详地哼着:刘富沟好地方,好地方不虛传……

再后来,大型机械开始进入耕地,刨坑、播种、回填、收割庄稼,不费吹灰之力。最小的弟弟也成家搬进城,父亲便卖了牛,不再种地。每逢耕种时节,母亲就会说:“那些年种地累的要,没个人样。现在不累了,还怪想念以前种地的日子哩。”

(作者单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检察院)

之后的文学创作来说,它就是一丝温润的春雨,一种梦想的力量,一声奋进的召唤,让我从一个懵懂的文学爱好者,经过年复一年的学习磨炼,有了更多的收获和进步。我先后加入了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和河北省作家协会,2022年10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十年来,我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先后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媒体刊发并入选多种诗选本。

30多年前的1元稿费,数小情深,像一片驶向理想彼岸和光明未来的风帆,它启我思索,教我成长,催我进步,让我三十年来,与文学为伴,一路前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平山县人民检察院)

牛耕岁月

翟智慧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或许她早早就来了,是冬不愿离去,她又心太软,走一步退半步,日子就冷冷暖暖,一直到四月,春风才唤醒沉睡的土地。

从车窗望出去,一些农田已经翻好,松松软软的,以它安静优美的姿势卧在山岗、坡下,只等一夜喜雨,就可以播种了。我的心一阵激动,想起了儿时牛耕的岁月。

三十年前,牛还是田间劳作的生力军,是庄稼人的命疙瘩。当第一缕春风刚刚抚过田野,人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往地里送农家

肥。等到土地变软,有地气袅袅而出时,耕牛已经站满了田野。但那个年代,要想从人均不到一亩的土地上,刨出四口之家的吃穿用度,还是很难。父母总是希望田里能多一成收获,让捉襟见肘的日子稍有改变。

初春,父亲拉出我家的老黄牛,套上架子车,一车一车地把沤了一个冬天的农家肥送到田里,再用牛拉着笨重的木犁一垄一垄地翻地。那散发着泥土特有芳香的自留地,承载了父亲母亲无限期望。

播种的时候,父亲母亲总是先用

一张汇款单

孙建敏

在我家的橱柜里,保存着一张清晰完好但有点泛黄的1元汇款单。这张1990年1月13日从美丽的“椰城”海南省海口市寄到石家庄的汇款单,盖着黑色邮戳和红框稿费说明章,当时汇款金额、收款人地址和姓名栏里的内容都还是用钢笔手写的。穿越时间的长河,距今已经走过了33个年头。

这张珍贵的汇款单,我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像和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交